

加拿大高校治理模式对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启示

——以阿尔伯塔大学为例

官 品

(重庆师范大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重庆 401331)

摘 要:加拿大高校独特的治理模式为其教育国际化水平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明确的国际化战略、自下而上的国际化路径、以及强大的国际机构等为其教育国际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高校可从其国际化的经验和做法中得到启示,在国际化观念提升和强化、广泛参与、队伍和机构建设等方面做出积极努力,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发展。

关键词:教育国际化;中国高等教育;加拿大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9)05-0089-08

doi:10.19742/j.cnki.50-1164/C.190511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

国际大学联合会(IAU)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给出了较为权威的定义,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就是“把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观点和氛围与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该定义表明教育国际化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既有学校内部的变化,又有学校外部的变化;既有自下而上的,又有自上而下的;还有学校自身的政策导向变化”^[1]。虽然学界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概念的界定仍不完全统一,但对其主要构成要素的观点基本一致,这些要素主要包括:课程国际化、学生跨国流动、参与国际研究项目、开展国际教育援助、与他国高校合作开展学位教育以及创办海外分校等。总的来讲,高等教育国际化具有“开放性”“通用性”“交流性”等特征。

中国高等教育实施国际化战略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当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国际化就成为大学建设的重要内容,从国家、省(市、区)和大学等不同层面先后提出了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高等教育要“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到2020年,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对新时期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做出新部署,决定统筹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2017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强调高校肩负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使命,正式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明确

收稿日期:2019-01-07

作者简介:官品(1972—),男,重庆师范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2018年GALD项目(CSC201804507003),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重庆市汉语国际推广的现状与对策研究”(CQGCJ15281B)。

国际合作交流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五大重要职能。2018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强调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和更宽广的国际视野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和建设教育强国。由此可见,教育国际化日益成为我国高校建设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高等教育也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与世界接轨。但客观地讲,由于办学环境、政策导向、资金支持、文化传统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与西方教育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

二、加拿大高校的治理模式:以阿尔伯塔大学为例

加拿大高校治理和运行机制特色鲜明,可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启示。本文拟以阿尔伯塔大学为例,阐述其教育国际化特点,以期为我国高校国际化改革发展提供借鉴作用。

(一)加拿大高校管理简况

加拿大现有国土面积9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3700多万,GDP位列全世界第10位,由10个省和3个区组成。其高等教育即“中学以后的教育”(Post-secondary Education)源于1663年创建的魁北克神学院,至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已经非常发达。加拿大联邦政府和省政府鼓励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其高等教育普及程度非常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左右)。加拿大高校的主体为公立大学,主要依靠政府提供经费。按照授予学位和证书类型,加拿大的高等院校主要分为两类和十个级别:一类是授予学位的大学、研究生院,共100所左右,二类是不授予学位的社区学院150余所。但不管属于哪一类,加拿大高等教育的治理总体上体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联邦政府的宏观指导和财政支持。1867年,英国议会批准了《不列颠北美法案》(The British North American Act of 1867),该法案对加拿大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进行了明确界定,地方分权的国家管理体制逐步形成(Harris,2005)。也就是说,加拿大既没有国家层面统一负责的教育机构,如联邦教育部类似的机构,没有全国高等教育政策、也没有全国统一的质量审核与认证体系及全面综合的高等教育数据收集体系。

尽管如此,加拿大联邦政府对教育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虽不直接发挥作用但却十分关键。加联邦政府主要从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相关法律和法规,从而通过教育投入来引导各类各级教育为国家的总体目标服务,同时也满足公民自己的需求。如2002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发布的《加拿大创新战略》令人瞩目,该文件被认为是加拿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成为加拿大2005至2010年教育和科技发展的战略规划性文件^[2]。

联邦政府通过向省政府间接支付或直接资助科研的形式来对高等教育提供资金支持,其在高等教育中的角色主要通过支持大学科研、对省政府的社会拨款、对学生的财政支持等三种方式来体现^{[3][4]}。

第二,省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绝对管辖权。加拿大各省(区)的教育部负责制定本省(区)的教育法律法规,对辖区内的教育拥有独立管辖权。省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提供运行资金、制定学费标准、审核批准新专业^[5]。如阿尔伯塔省的财务支出中,教育医疗支出占全省财务支出的66%,其中医疗40%,基础教育15%,高等教育11%^[5]。省政府通过财政资金支持的方式和额度来调控大学的发展规模、方向和速度,对于需要优先发展的学科、产业和服务等给予优先强大的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以保证大学为国家和本省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在高校运营和管理方面,省政府通过向高校选派校监(Chancellor)、委任董事会和参议院成员的方式,来保证政府意图得以贯彻和执行。邀请中间评价机构(如阿尔伯塔高校质量委员会 Campus Alberta Quality Council)独立评估高校办学质量和水平,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同时保护大学不受政府的直接干涉。

第三,高校高度的自治权。加拿大公立高校均为非盈利、独立的法人单位,有高度管理和评估自主

权,但高校需要考虑联邦政府和省政府的工作重点^[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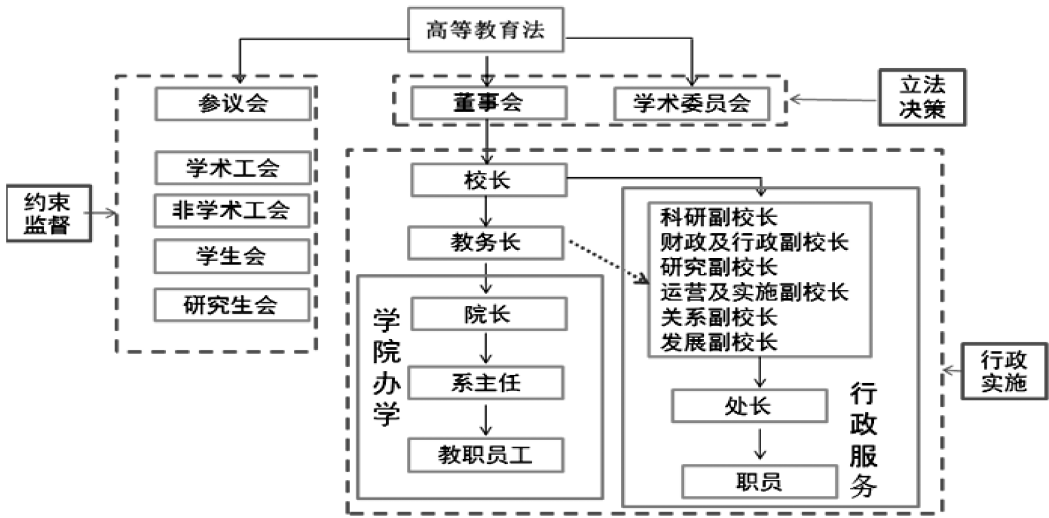
在加拿大,高校的组织架构大同小异,通常由立法(决策机构)、执行(行政机构)和司法(审议机构)等三个部分组成,机构间分工明确,但又相互制衡和相互协作以达到共同管理大学事务的目的。依照《高等教育法案》(Post-Secondary Learning Act),每所大学须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参议会(Senate)、董事会(Board of Governors)、学院总议会或学术委员会(General Faculty Council)、院长议会(Dean's Council)、学院议会(Faculty Council)、学生会(Students Association)、研究生会(Graduate Students Association)。

(二)加拿大大学的内部治理体系

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是加拿大最大的以科研为主的五所综合性大学之一,下设 18 个学院,开设有 200 多个本科专业和 170 多个研究生专业,设有 400 多个综合研究中心和科研实验室,其科研水平、科研所得和科研收入总额居加拿大高校前列。

与加拿大其它高校一样,阿尔伯塔大学的管理实行决策、行政和审议“三权分立制”(见图一)。董事会负责大学长期规划和相关宏观业务事宜,包括授权、批准预算及资金运用、学费、财务报告、投资政策、集体协议,以及对校长、副校长及各院长的任免等。董事会下设七个委员会:审计(BAC)、财务与财产(BFPC)、人力资源及薪酬(BHRCC)、投资(BIC)、学习及发现(BLDC)、安全健康及环境(BSHEC)、大学关系委员会(BURC)。董事会成员由校监、校长、校友会、参议会、研究生会、学生会、学院议会、非学术员工协会代表等 21 人组成,董事会主席由省督和省教育部部长任命。校长由董事会聘任,向董事会负责。

学院总议会或学术委员会(General Faculties Council)负责新学院和项目的设立、录取、安排学术日程、安排考试时间表、预算、学位授予(荣誉学位除外)、申诉,以及与任命、升职、解雇、薪酬和职称评定有关的各类手续。下设学术计划(APC)、学习环境(CLE)、校园规章审视(CLRC)、设施建设(FDC)、本科生奖学金(UASC)、大学教学奖(UTAC)等 10 个委员会。学院总议会由 160 人组成,成员包括校长、所有副校长、所有院长、学术人员代表、本科生和研究生代表。大学行政管理团队由校长、副校长、教务长和副教务长,以及行政管理团队组成,负责执行发展使命、实施发展理念和实现学校发展目标,最终体现省政府在经济、社会服务、国际化等相关方面的发展需要。一切为了学生的成长服务是大学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校长(President and Vice Chancellor)是大学的行政最高长官,教务长(Provost)和学术副校长(Vice President-Academic)是大学的首席运营官,通常由一人兼任,负责争取政府支持,与政府保持良好的沟通。各学院院长直接向教务长和学术副校长负责。另设有科研、财政与行政、研究、运营与实施、关系、发展等六位副校长,向教务长和校长负责。



图一 阿尔伯塔大学治理模式框架图

审议机构包括参议会(Senate)和各类群团组织(包括学术工会、非学术工会、本科学生会、研究生会)。参议会负责审议、促进和沟通一切可能给学校带来利益的事务,主要职责如下:要求大学内相关人员提供报告,收集对大学发展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通过一切适当方法取得办学相关资料,向校董会、学院总议会、省教育厅厅长提供建议,代表大学主办各种大型节庆活动,参加学位授予仪式、物色荣誉学位的人选。参议会与学校决策、执行部门独立,其成员由选举或任命产生。阿尔伯塔大学的参议会由55人组成,其中包括来自大学、社区、社会团体及其它组织的由选举产生的30名公众成员,包括省教育部部长任命的公众成员9名,董事会代表2名,院长代表2名,学院总议会代表3名,本科学生会代表4名,研究生会代表1名,非学术成员2名和校友代表2名。值得指出的是,参议会中的公众成员代表由关心大学发展、热心社区服务、关注大学成果转化的各行各业的人员自愿报名参加选举当选的人组成,他们不从学校取得任何报酬,这为其在参议会中工作的独立性和代表性提供了保障。

(三)加拿大大学国际化的经验与做法

国际化作为研究型大学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其涉及科研、教学、社会服务、招生、师资、资金等方方面面,是一个复杂的全方位循序渐进的综合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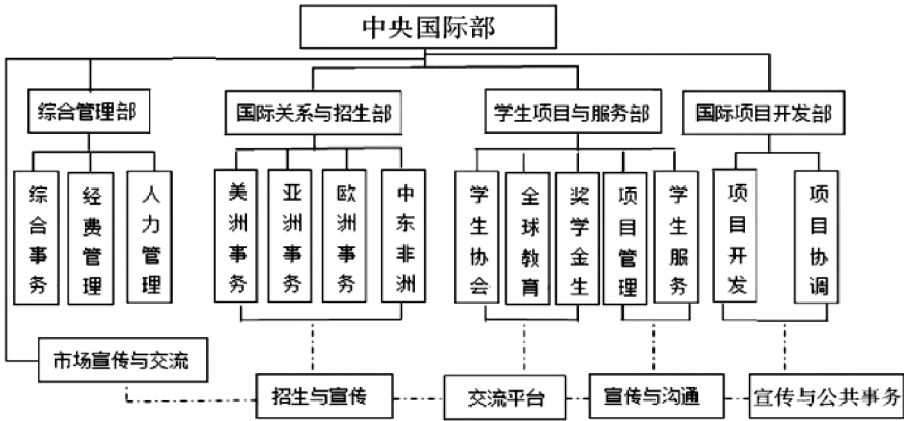
阿尔伯塔大学的运行与管理结构为其高水平国际化程度提供了坚实基础和保障。据THE2018年排名,该校位列全球最具国际化大学排名第40位,综合排名第119位^[7],现有学生近4万名,其中包括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7200多名,留学生中本科生占17%,研究生占35%^[8]。阿尔伯塔大学教师的国际化程度也很高,有40%以上的教授具有国际教育背景,60%以上的新进学术人员从国外引进^[9]。该校正在执行的国际合作协议有600多份,涉及80多个国家的院校。仅2017年,阿尔伯塔大学就签署了150份国际合作协议,涉及备忘录54份,服务协议21份,学生交换协议19份,学生招生协议9份,其它学生流动协议7份,欧共体和欧盟学生奖学金协议7份^[10]。阿尔伯塔大学国际化的成功主要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的国际化战略规划和详尽路线图。2016年6月,阿尔伯塔大学学术委员会和董事会通过了2016-2021年大学战略规划,题为《为了公众利益》(For the Public Good),明确提出了以“创建”(Build)“体验”(Experience)“卓越”(Excel)“参与”(Engage)“持续”(Sustain)等五大核心理念。从愿景、使命和目标等方面对国际化建设做了明确规划,提出创建一所服务于公众利益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愿景;在全国以至全球为阿尔伯塔省的创新活动代言,发挥领导作用,以确保加拿大处于世界前沿地位为使命;建设多元、包容校园,招纳汇聚来自五湖四海的优秀将才(学生及教职员工),广泛参与并融入社区,以创造互利互惠的学习体验、研究项目及合作伙伴等战略目标。此外,围绕大学发展战略,阿尔伯塔大学各管理部门和学院也制定了相应的详细的国际化规划和工作路线,如中央国际部就曾从区域合作交流、国际关系及国际学生招生等方面,组织该校各部门展开谈论,经过反复论证后起草了《中央国际部国际化战略规划》,整个过程缜密严谨,具有较强操作性。

第二,自下而上的国际化发展路径。阿尔伯塔大学从下到上的发展路径体现在该校国际化的方方面面,包括从教授们自主寻求国际合作伙伴、合作科研、联合招收研究生,到学院集体开展国际合作办学。校长、教务长和外事副校长领导国际工作团队,设立校级“全球国际化委员会”及“地区国际化委员会”,确定优先合作的重点,开拓国际市场,并筹集资金,拓展相关国际合作项目。中央国际部,作为国际工作的业务部门,整合校内外资源,协助教授们寻求国际合作项目。在整个国际化办学的过程中,院、系和广大师生参与决策,充分体现了国际化合作与交流的主人翁精神。

第三,规模强大的专业化国际机构。阿尔伯塔大学设有规模庞大的中央国际部(见图二),现有全职人员61人,兼职人员20人左右,国际部主任由副教务长和副校长(国际关系)兼任,直接向教务长和校长负责,管理协调大学国际化策略的实施,协助、指导各学院开展国际化工作。其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国际关系与招生以及国际学生服务,主要职责是提升广大学生、教职工的国际化参与、实现大学

及社区国际化目标。中央国际部下设综合管理部(负责综合行政事务、经费管理和人力资源)、国际项目开发部(负责项目开发及协调)、国际关系与招生部(负责国际学生招生和国际关系维护)、市场宣传与交流部、学生项目与服务部(负责学生社团、全球教育、奖学金、项目管理、学生服务)^[11]。根据地区和项目类别的不同,各部门下设一系列项目办公室,分别由不同的科室负责,例如,国际关系与招生部下设美洲事务办公室、亚洲事务办公室、欧洲事务办公室、中东和非洲事务办公室,等等,分工明确,便于统筹。



图二 阿尔伯塔大学中央国际部组织结构图

第四,自主彻底的二级式管理。在国际化工作方面,阿尔伯塔大学不仅在学校层面设立了中央国际部,而且学院均单独设置了国际事务办公室,在现有国际合作协议中,学院层面的协议占到了47%。学院拥有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的自主权和主动权,积极参与国际战略制定和国际事务管理,积极参与国际留学生的招生和国际合作项目开发,不断加强与世界相关大学的联系,有力地推动了阿尔伯塔大学国际化进程。

第五,强大的信息管理系统。阿尔伯塔大学拥有全校范围内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为了加强国际关系发展,该校国际部还专门创建了国际关系数据管理系统。该系统功能强大,查询方便,随时更新,资源共享,对全校各层面的国际信息管理、出访活动、涉外接待、国际协议等相关活动进行信息跟踪和记录,使学校管理部门之间、管理部门与学院之间密切配合,协调行动,减少了资源重复建设和浪费;同时对相关信息进行科学管理、及时更新和发布,方便师生及相关人员查询和使用,提升了国际化工作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三、对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启示

加拿大独特的高校治理模式为其教育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高校明确的国际化战略、自下而上的国际化路径、强大的国际机构等是其国际化道路的奠基石。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道路虽不可生搬硬套,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高等教育可从加拿大高校国际化的经验和做法中得到如下启示。

(一) 树立和强化高等教育国际化观念

教育国际化由国际化教育理念、国际人员流动、国际化课程、国际化师资、国际化管理队伍、国际合作办学和国际化办学环境等等诸多因素组成,他们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其中,国际化的教育观念是核心,一方面国际化教育观念会对其它因素起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其它因素又能促进和巩固国际化教育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国际人员流动可促进国际化师资和管理队伍的形成;国际化的师资可促进国际化课程的开发,而国际化课程既可为学生提供更多交流和就业的机会,也能吸引更多的外国留学生前来学习;同时,国际化的管理队伍对创造国际化的办学与交流环境起到促进作用,而国际化的办学环境亦可促进

国际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这样,国际化的合作办学在整体上才能够促进学校的国际化建设^[12]。

因此,中国高校国际化发展,首先需要树立国际化管理理念。大学管理团队的国际化战略思维、规划能力和决策力是国际化实施的关键,尤其是学校高层领导对国际化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对大学国际化的发展起到核心作用^[13]。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世界教育必然趋势,中国高校应将国际化作为大学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模式,以促进学校国际化制度的完善和人员素质的提高。其次,大学领导应积极参与国际化工作,主动寻求国际机会,鼓动教学科研人员参与国际工作,从人财物等方面给予国际化工作支持,为大学国际化提供坚实保障。另外,从事教学与管理具体工作的教职工应打破狭隘意识禁锢,树立教育竞争全球化和教育发展国际化的理念,有意识地追踪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用“世界眼光”,树立“全球意识”,实现“国际水准”。

(二) 实施宏观管理,充分发挥基层主动性和积极性

在高校国际化的过程中,中国高校可从两个层面(政府和大学)及三个维度(大学、院系、师生)充分发挥高校相关人员的积极性、能动性和专业性。

在政府对高校管理的层面,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需要多元化发展,应通过市场配置办学资源,营造高校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建立以市场为主的高等教育运行机制,以便高校充分发挥自己的“地域优势”“学科优势”“先发优势”和“后动优势”等等,选择不同的目标市场参与竞争,创造高等教育“多赢”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扩大办学自主权,开展特色教学,实行多元化评价体系,实现办学投资和筹资的多元化。“只有实现多元化,走出特色之路,中国高等教育才能够走向世界”^[14]。我国高等教育应坚持办学主体多元化、教育投资方式多样化、教育管理机制科学化三化原则,让高校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教育改革与探索中,不断借鉴先进的教育国际化经验和做法,找寻到适合自身发展特色的国际化发展路径。

在大学层面,应充分发挥学校、院系和师生三个不同维度的作用,不断强化师生是办学主体的观念,将办学主动权下放给院系和师生,充分发挥学校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会等学术团体和社团的作用,提高师生参与决策和管理的广度和深度,真正体现教育“以学生为中心”和“以教学为中心”的教学理念。院系的国际化建设内涵虽然会有较大的差异,但在学校顶层设计的框架内,学校可给予院系足够的自主权,由院系根据具体发展目标,结合自身特点,自主设计国际化方案,让师生充分理解国际化方案,从而提高师生参与国际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 国际化需要广泛参与

中国改革开放已40年,高校国际化成为大势所趋,国际化不应再停留在锦上添花的阶段。加拿大大学在国际化过程中,院系、教师、学生主动参与国际合作科研、国际合作办学、国际交流访学等等给该校国际化注入了持续的活力。反观国内高校,除了从事外事、人事和留学教育工作的人员,以及少量有志于国际学术交流的教师以及部分学生外,大多数人对国际化的响应较为迟钝。如何将“别人要我参与”,变成“我要参与国际化”的内生动力激发出来,成为我国高校国际化过程中不得不逾越的障碍。

大学的国际化发展涉及到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教师发展、课程和教学设计、师生多样性、研究基金及奖学金、学术和学生支持服务、对外培训及教育、公民参与、风险管理、形象管理、财务管理等。显然,国际化事关大学中的领导者、教师、学生、行政人员甚至后勤人员。如今,我国高校可在国际化氛围营造、政策支撑、教学改革、绩效考核等等方面持续进行大胆改革,形成“学校主导、院系主动、师生积极参与”的良好国际化局面。

作为高校国际化的重要推进者,教师在学校国际化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教师的国际化程度既决定了大学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和国际交流范围,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课程的国际化程度和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因此,大学应注重教师国际化意识的培养,让教师从根本上认识到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性,认同学校的国际化战略,提高参与国际化建设的热情。教师国际化可采用“请进来,走出去”并举的

策略,通过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派遣教师赴海外学习交流、改革教师考核评价标准等途径和策略,提高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水平,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自身国际化经验对学生学习的影响。

当然,加强对学生的国际化引导也是不可或缺,除了加强战略宣传、项目宣传、提供各种现实的资源和条件支持外,在课程考核、国际化课程建设及培养方案等方面对学生参与国际化提出切实可行的要求。

(四) 国际化工作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高校国际化进程中,管理队伍的国际化问题不容忽视。熟悉国际学术与人才交流规则,具有交流能力和国际视野的高层次管理人才队伍是高校国际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合理的机构设置和充足的人员配备成为国内高校急需解决的问题,管理队伍的专业化和国际化水平亟待提高。目前国内高校大多设立了国际处和国际学院,但普遍存在人手紧张、人员更替频繁、人员结构不合理等诸多问题。因此,科学有效地进行职能划分,配齐配好工作人员是高校国际化工作的基础。

当然,管理人员国际化不仅仅是国际交流部门人员的国际化,需要学校相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以来华留学生教育为例,为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年教育部公布了《留学中国计划》,中国将力争到2020年,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全年在内地就读的外国留学人员达到50万人次,其中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留学生达到15万人。因此,留学生的教育需求对高校的管理体系、机构设置和课程建设等都提出了新要求。例如教学方面,教务部门需要按照国际惯例实施学分、学历或学位的互认,改革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在后勤保障管理方面,要根据来自不同国度留学生的文化特点和实际需求,制定相应的管理规章,因此管理人员需要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熟悉国际教育惯例,才能保证教育管理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五) 国际化信息系统建设刻不容缓

高校与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不及时,政府不同部门不定时要求高校提供各种国际化信息,给高校国际管理队伍增添了不小的工作压力,加大了事多人少的矛盾。与此同时,在高校内部,国际化信息共享程度普遍较低,信息发布不及时,师生难以及时利用相关信息,项目无法及时科学跟踪,资源难以实现合理、充分和共同利用,以至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因此,我国高校应以市场化和专业化为导向,加快建立国际化信息管理系统,将涉及国际化的相关信息,如国际化战略、国际合作伙伴、友好交往、外籍校友联系、师生国际交流、国际科研、国际招生等等纳入国际化信息系统,及时更新和发布,加大国际化项目和信息宣传力度,并及时发布和更新国际化信息。在院系之间、学校与院系之间、学校与政府部门之间,打破信息壁垒,扩大信息共享,畅通国际化信息渠道,减少无谓人力损耗,促进国际化大发展。

四、结语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需要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需要高等教育的真改革,更需要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14]。当然,高校国际化推进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中国高校的国际化任重而道远。在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虽然我们不能生拉硬拽、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的教育发展模式和理念,但是根植于我国基本国情,从多元化和本土化出发,借鉴和吸纳国际上通行的优秀观念、方法与经验,进一步夯实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基础,不断探索和实践,必然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参 考 文 献]

[1] IAU Statement: Toward a Century of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1997). [Http://www.unesco.org/iau/iaustatement.htm](http://www.unesco.org/iau/iaustatement.htm)

org/iau/meet.html

- [2] 戴者华,王鹏飞. 加拿大联邦政府及各省各尽其力兴教育. 世界教育信息[J]. 2005(9).
- [3] Shanahan, T. (2015 a). The Legislative Framework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in Canada. In Shanahan, T. Nilson, M. &Broshko, L. (Eds). Handbook of Canadian Higher Education Law. 3-16. Montreal and Kin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4] Shanahan, T. (2015 b). The Rol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In Shanahan, T. Nilson, M. &Broshko, L. (Eds). Handbook of Canadian Higher Education Law. 17-36. Montreal and Kin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5] Shanahan, T. (2015 c). The Role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In Shanahan, T. Nilson, M. &Broshko, L. (Eds). Handbook of Canadian Higher Education Law. 37-53. Montreal and Kin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6] Davis, B. (2015). Gover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of 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s in Canada. In Shanahan, T. Nilson, M. &Broshko, L. (Eds). Handbook of Canadian Higher Education Law. 57-78. Montreal and Kin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7] Mos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2018: top 200 | 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student/best-universities/most-international-universities-world-2018>. [EB/OL]2018-8-30
- [8] University of Alberta International. <https://www.ualberta.ca/why-ualberta/international>. [EB/OL]2018-8-29
- [9] 吴丹.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国际化对中国高校的启示. 世界教育信息[J], 2017(3).
- [10] Shannon Derrick 讲座 PPT, Senior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Administrat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t, University of Alberta International, 2018-7-26
- [11] Organization - University of Alberta International. <https://www.ualberta.ca/why-ualberta/international/about-uai/organization>. [EB/OL]2018-8-29
- [12] 陈宇,曲铁华. 高等教育国际化因素探析. 中国高校科技[J]. 2015(1).
- [13] Knight J. 2000, Progress and Promise: The AUCC Report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Canadian Universities.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 Canada, Ottawa, Ontario.
- [14] 田利辉. 我国高等教育全球化发展的几个重要方面. 中国高等教育[J]. 2018(8).

The Enlightenment of Canadian University Governance Model t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Alberta University

Guan Pin

(International Offic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The unique governance model of Canadian universities has provided a soli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The clear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bottom-up internationalization path and stro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have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it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Chinese universities can draw enlightenment from their internationalization experience and practices, upgrade and strengthen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participate extensively, and build teams and institutions, which could promote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Keywo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model of Canadian universities

[责任编辑:刘力]

斯里兰卡本土汉语教师及学习者情况调查

黄 洁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斯里兰卡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近年来,该国对汉语学习的需求不断增强,但具体情况还缺乏系统有效的调查。本文对该国汉语教学各层次、各类别的本土师资和学习者作了较为切实的调查和分析,并提出个人的思考和建议,供学界和有关方面参考。

关键词:斯里兰卡;本土汉语师资;汉语学习者;调查报告

中图分类号:H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9)05-0097-07

doi:10.19742/j.cnki.50-1164/C.190512

斯里兰卡与我国政治经济合作不断加深,语言交流的桥梁与纽带作用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斯里兰卡民众开始关注中国,社会的不同层面也渐次掀起了“汉语热”。但斯里兰卡汉语教学的具体情况如何,哪些人在从事汉语教学,哪些人对汉语学习最感兴趣,斯里兰卡人的汉语学习有哪些问题?上述问题因缺乏实地观察和全面了解,至今还难以得出准确的判断。基于这一情况,笔者利用在斯里兰卡从事汉语教学工作的机会,对当地本土汉语教学师资和学习者的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包括对相关教学机构和学校的实地走访、数据采集与统计、问卷调查以及对象不一、形式多样、随处进行的多人或单人访谈。现将调查情况概述如下。

一、斯里兰卡本土汉语师资情况

斯里兰卡的汉语教学开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起步阶段学生少,规模小,对汉语师资需求不高。进入本世纪,特别是2009年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中斯两国的政治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对汉语人才的需求增加,汉语学习热潮渐兴,师资短缺越来越成为该国汉语教学发展的瓶颈。在斯里兰卡政府的请求下,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采取输血与造血相结合的方式予以支持,一方面通过公派教师和志愿者教师赴斯任教以解燃眉之急,一方面通过孔子学院奖学金、南亚国家汉语师资班等项目帮助该国加强本土汉语师资培养。

斯里兰卡本土教师的培养发端于凯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Kelaniya)。据凯拉尼亚大学校史(Journal of the Faculty of Humanities Vol. xx. Faculty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Kelaniya Sri Lanka, 2012/2013)记载,上世纪70年代初,该校现代语言系决定开设学习周期为两年的汉语证书班。1972年2月教学大纲完成制定,教学随即展开。斯里兰卡教师 Miss. Shantini Gunawardhana 承担主要教学工作,直到1992年退休。期间,两名中国驻斯使馆工作人员 Sun Rui、Kun Feng 先后在此短暂任教。1992年11月起,一位名叫 Liu songjiang 的中国人担任中文证书班的教学,为期两年。1994年,该校现代语言系设立

收稿日期:2019-01-20

作者简介:黄洁(1965—)女,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了三年制汉语本科专业(General Degree Program),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僧伽罗语教师郝唯民在此任教,历时9年。1998年,斯里兰卡僧人N. Dhammadinna成为凯拉尼亚大学现代语言系中文专业在编专职教师。随着中斯交往的日渐加深,特别是2007年凯拉尼亚大学孔子学院的设立,现代语言系的汉语学习者数量更多,需求日增,进一步促进了汉语专业建设的发展。“2010年,汉语教研室在斯里兰卡教育部的支持下,制定了《斯里兰卡中小学汉语课程教学大纲》,为斯里兰卡将来的汉语推广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2012年,该系设置了四年制中文本科专业,汉语教研室成为斯里兰卡最为重要的汉语教学单位。目前凯拉尼亚大学中文专业有N. Dhammadinna、J. A. KumariPriyankaJayasooriyaMenike、EgodahagaJaniAlwisSamarakoon三名在编汉语教师,他们先后于2007、2015、2017年获得华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南京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华中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博士学位,这一教学团队可以代表斯里兰卡高校最高本土汉语教学力量。“凯拉尼亚大学作为首所开设汉语教育课程的高校,该大学汉语专业教学,从证书班发展至3年制本科专业课,再到现在的4年制本科学位课,汉语教学越来越专业化、科学化^{[2]1}”。

斯里兰卡另一开设中文专业并拥有中文专职教师的大学是位于斯里兰卡内陆的萨巴拉卡姆瓦大学(University of Sabaragamuwa)。该校中文专业三年制教育开始于2007年,曾于凯拉尼亚大学任教的郝唯民担任该专业汉语教学工作。2014年,社会对汉语人才的需求快速增长,萨巴拉卡姆瓦大学设置了学制四年的中文专业。目前该专业拥有两名中国志愿者、两名在编本土教师。两名本土教师NoyelDassanayake、RanganiPunmadharaMadhuwanthi均毕业于本校中文专业,任教后多次到中国接受汉语培训。2018年9月,NoyelDassanayake考取暨南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博士,若学成归来,可望进一步提升该校汉语教师的学历学位水准和专业教学水平。

据最近一次对斯里兰卡本土教师培训调查的情况看,斯里兰卡在校从事汉语教学的本土教师近40人左右。其中大学教师9人,包括凯拉尼亚大学在编教师3人、合同制教师3人,萨巴拉卡姆瓦大学在编教师2人,佛教与巴利语大学在编教师1人(该教师凯拉尼亚大学中文本科毕业,重庆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毕业,目前在四川大学攻读汉语国际教育博士学位)。中学任教的本土汉语教师主要分布在斯里兰卡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5个省区。其中,萨巴拉卡姆瓦省有9名在编教师,西北省有8名在编教师,西部省有3名在编教师、4名教学点临时教师,中部省有1名在编教师,中北省有在编教师、教学点临时教师各1名。此外,还有个别教师在语言机构、私人公司或以家庭教学形式进行汉语教学。斯里兰卡大学与中学的本土汉语教师多出自凯拉尼亚大学和萨巴拉卡姆瓦大学,他们人数不多,却是斯里兰卡近千名大、中学生汉语教学的本土中坚力量,也是斯里兰卡汉语教学的未来和希望所在。

斯里兰卡本土汉语教师大多是中国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大力培养海外本土师资政策的受益者。他们90%以上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南京、武汉、昆明等地接受过数周、6月、1年到3年及3年以上时间不等的汉语培训或教育,100%接受过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孔子学院组织的汉语教师培训。有近80%的教师参加了HSK、HSKK考试,通过HSK5、6级的教师占59.1%,通过HSKK高级的占31.8%。

这些本土教师中,20~30岁的教师比例最高,达73.9%,30~40岁的教师占17.4%,40岁~50岁及以上的教师占8.7%。从专业出身看,毕业于中文、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为17.4%和56.5%,毕业于教育、国际关系专业的各占4.3%,毕业于佛教语言、艺术等专业的为17.3%。从学历层次看,拥有学士学位的占26.1%,硕士占65.2%,博士占8.7%。从学习汉语的时间长度看,学习汉语4年以下的教师占17.4%,4~6年的教师占52.2%,7~9年的占8.7%,9年以上的占21.7%。从教授汉语的时间看,教学6个月及以下的教师占26.1%,6月~1年的教师占8.7%,1~3年的教师占39.1%,3~6年的教师占21.8%,有6年以上教学资历的教师占4.3%。总体来看,教学经历在3年及以下的教师占比近74%,这也表明斯里兰卡本土汉语师资队伍的发展刚刚起步,新教师居多。

从对斯里兰卡本土师资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以下几个趋势或特征:

1. 斯里兰卡本土汉语教师队伍发展很快。几年来,本土教师从起初的2~3人发展到30~40人。

中国政府奖学金、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奖学金及南亚国家汉语师资班项目的设立,使越来越多的兰卡人有机会到中国学习,再回国从事汉语教学,有力推动了本土师资队伍在数量上的快速发展和质量上的提升。

2. 教师队伍比较年轻,40 岁以下教师占大多数。他们年富力强,对于汉语教学有时间有精力有想法,但由于学习、应用汉语时间短,汉语水平和教学经验相对欠缺,一些刚毕业的教师汉语水平有限,还无法从事高级汉语的教学。总体上说,“由于本土老师学历不够及知识面小,所以在设计教学课上存在很大困难,因此不能保证教学质量^{[3]59}”。所以,多渠道多方面地加强他们汉语水平和教学能力的培养非常必要,而且迫切。

3. 教师男女比例不平衡。斯里兰卡本土教师中,女教师占比 88% 强,男教师占比不到 12%。除男女老师在语言和教学上的天赋差异等因素外,这还与该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制度有关。斯里兰卡是传统佛教国家,也是多宗教国家,佛教以外,还有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学校,同一宗教也可能男女分校。在女子学校中,除学校管理者之外,男教师非常少见;男子学校或男女混合学校里面,男教师也比较稀缺,男性的语言教师就更难看到。一般情况下,男性本土汉语教师主要在大学和寺庙学校中教授汉语。

4. 教师工作条件不理想。教学上的原因主要是适用于斯里兰卡的本土汉语教材匮乏,来自中国的汉语教材适用性不强,针对性不够;教学辅助材料严重不足,由中国提供的网络学习资源、电子音像制品往往不能被很好利用。教学以外的原因则体现在很多学校或语言教学机构的汉语课程体系不完备、不规范、不稳定,课时量相对偏少等方面。一般说来,大学汉语教师课时较多,工作强度大,而中小学教师更多面临的是学生没有教材,教学以兴趣班形式为主,时间不足,教学硬件条件差,教学效果不佳等情况。

5. 教师队伍不稳定,流动性较大。如果没有硕士、博士学历,从中国留学回国的汉语人才很难作为在编专职教师进入高校。同时,高校招聘教师手续繁杂,录取速度慢,以至很多优质汉语教师长期等待。在斯里兰卡中学,汉语只是英、德、法、日等众多语言教育中的一个新兴选修语种,课时不多,学校往往不愿聘任专职汉语教师。大多数汉语教师要么兼任其他课程,要么奔走于不同学校教授汉语,身份一般为合同制或临时教师,工作缺乏稳定性。

实际上,斯里兰卡本土汉语教师的主要身份往往是政府公务员、导游、僧侣等,业余才兼职周末班教师、家庭教师,在编固定教师的占比不到一半。斯里兰卡的教师虽然很受尊敬,但不是高收入群体,因此,近两年享受中国政府各类奖学金的语言生、研究生当中,只有近 30% 的人专职从事汉语教学,其他 70% 则就职于与汉语相关的高薪职业,或以兼职身份教授汉语。

二、斯里兰卡汉语学习者调查

目前,斯里兰卡公立大学中开设汉语专业的有凯拉尼亚大学、萨巴拉卡姆瓦大学,开设汉语选修课的有东南大学(University of the South Eastern)、卢呼纳大学(University of Ruhuna)、科伦坡大学(University of Colombo)、佩拉德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radeniya)、佛教与巴利语大学(Buddhist and pali university of srilanka)和拉加拉塔大学(University of Rajarata)。

其中,凯拉尼亚大学汉语专业在读学生 100 人左右,萨巴拉卡姆瓦大学在读学生 40 人左右。前述东南大学等没有汉语专业的 6 所学校,则分别在旅游、商贸管理等相关院系开设了汉语选修课,选修人数几十、百余人不等。

除大学的专业与非专业汉语教育之外,斯里兰卡政府官员、僧侣、中小學生及社会人员也通过一些语言机构或家庭辅导班,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汉语。他们主要集中在凯拉尼亚大学孔子学院、CRI 孔子课堂、班达拉奈克国际研究中心(BCIS)和科伦坡大学孔子学院等地。

为更好了解斯里兰卡学习者的情况,我们分别在有代表性的大学、语言机构对学习者的性别、年龄、职业、学习汉语的动机、策略、方法、诉求,使用的汉语教材和汉语教师等情况进行了调查,共发放问卷550份,收回有效问卷521份,其中凯拉尼亚大学汉语专业学生问卷99份,凯拉尼亚大学孔子学院184份,CRI孔子课堂71份,班达拉奈克国际研究中心(BCIS)77份,斯里兰卡国家青年团丹布勒酒店管理学院(Institute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National Youth Corps)43份,科伦坡大学孔子学院39份,其他教学机构学习者问卷8份。本次调查范围较广,涵盖面较大,特别是对斯里兰卡汉语学习相对集中的西部、中部地区,对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校及语言机构学习者的情况都有较充分的体现,能够从整体上反映斯里兰卡汉语学习者的基本情况。

由本次调查可知,凯拉尼亚大学汉语专业学习者的男女比例为8%和92%,凯大孔院为42%和58%,CRI孔子课堂为50.7%和49.3%,班达拉奈克国际研究中心为35.06%和64.94%,丹布勒酒店管理学院为88.37%和11.63%,科大孔院为38.89%和61.11%,其他教学机构男女学习者比例为87.5%和12.5%。总括起来看,男女性别比例为4:6,女性比例略高,总体均衡。但进入凯大中文专业以汉语为专业的科班学习者中,女性占了很大的比例。总体上看,男性学习者更多地来自导游、酒店管理、珠宝业、商贸业、寺庙、僧侣学院;女性则更为大学语言专业学生、中小学教师、政府人员。斯里兰卡男性多从事旅游服务、酒店服务管理及商贸活动,女性则多在学校、语言教育机构、政府管理部门等地工作。上述比例与该国情基本吻合,同时也说明斯里兰卡全民学习汉语的基本特征。

调查数据显示,汉语学习者的年龄在20岁以下者约为30%,越来越多的斯里兰卡年轻人意识到汉语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汉语对孩子未来的影响,整个社会呈现出汉语学习年轻化低龄化的势头。20~30岁的学习者人数约为53%,占比超过了全体学习者的半数以上,意味着很多学习者是走出学校进入社会,对现实生活有了更多的体验,对中斯交流合作的前景有了更深认识 and 了解,出于工作、生活的要求或现实紧迫感,更为理性自觉地学习汉语。此外,30~40岁的学习者约为11%,40岁以上的约为6%,也构成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他们虽已告别学校正规教育,错过最佳语言学习年龄,但却愿意克服困难来学习,一定有着某些强大的动因。如果这部分人的汉语学习能够获得较好回报,会给其他人带来更为有效的示范效应。

在521位被调查者中,除占比65.64%的大中学生外,排在前5位的学习者身份分别是导游、商人、政府公职人员、教师和僧侣。这一排序也大致反映出斯里兰卡社会变化的某些现实境况。如2017年,赴斯旅游的中国人已历史性地达到27万人次,2018年人数略有回落,但巨大的旅游市场使斯里兰卡汉语导游快速成为有钱一族,也间接刺激着这一群体的汉语学习热情;近几年来中斯经贸关系加强,来斯投资做生意的中国人不断增加,使得斯里兰卡商人、政府部门特别是海关局、移民局、警察局、旅游局等部门的公职人员汉语学习需求大增;此外,中斯两国佛教文化的密切交流,也让僧侣的汉语学习热成为斯里兰卡汉语教学的一大特色。

被调查者中,77.16%的学习者是第一次接触汉语,零基础学习,学习时间在6个月到1年之间,超过1年的学习者占比为19.97%,不到1/5。这表明斯里兰卡民众的汉语学习热情是随近年来中斯合作发展的推进而逐渐兴起的。学习汉语2~3年及3年以上的学习者占比分别为6.72%和3.07%,人数不多,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习者的持久性不长,学习程度不高,也说明我们在精通汉语和高级汉语人才的培养教育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在汉语学习的动机上,91.75%的学习者表现为工具型动机。其中31.48%的人希望通过学习获得中国政府提供的各类奖学金,到中国的大学深造,持有这种想法的主要为斯里兰卡在校大、中学生。54.7%的学习者认为汉语对他们的工作有很大影响:或方便他们找到满意的职业,或容易使他们获得升职加薪、改善工作条件及现状的机会。另有5.57%的学习者是出于兴趣,如因为喜爱旅游,希望学好汉语到中国旅行。还有少数学习者的动机为融合型,他们学习汉语是因为喜欢中国和汉语文化,对中国有着质朴的情谊和好感,希望中斯友好关系能长久保持,这部分人学习努力认真,但年龄普遍偏大。

学习诉求方面,71%的学习者希望全面掌握听说读写能力。这里的“写”不是汉语写作能力,而是指书写汉字的能力;17.08%的人希望能够听说汉语和认读汉字;11.52%的学习者只要求能够听说汉语,对汉字的认、读和书写没有明确的要求。

学习者对汉语表达的需求最为迫切,88.87%的人最希望掌握汉语口语能力,其次为听力、阅读,占比分别为35.89%、31.13%。汉字被认为是世上最难书写的文字之一,但仍有41.07%的学习者对汉字的书写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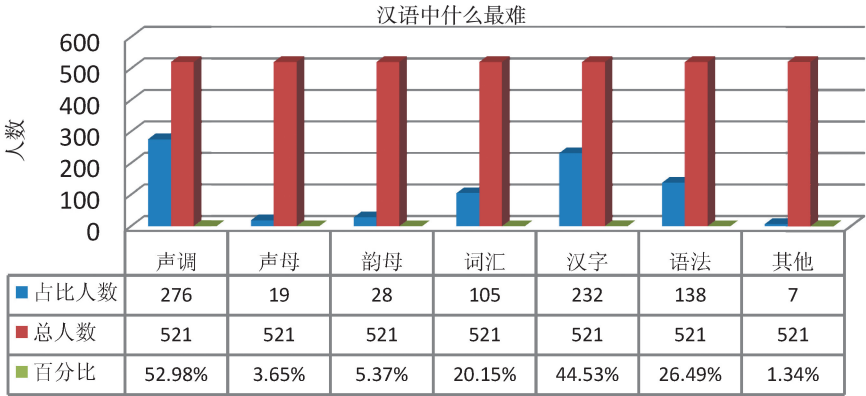
学习者最感兴趣的学习内容是日常交往(占比72.36%)。此外,教育(占比32.44%)、旅游(占比32.25%)、文化(占比26.87%)、休闲(占比19.19%)、商务(占比18.04%)、社会问题(占比12.28%)也是被调查者普遍关注的。

在具体的汉语教学层面,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对汉语教材的使用情况。

根据调查,凯拉尼亚大学和萨巴拉卡姆瓦大学中文专业的汉语教材以《新实用汉语》为主,凯拉尼亚大学孔子学院周末班教材以《当代中文》(僧伽罗语版)为主,CRI孔子课堂、班达拉奈克国际研究中心(BCIS)使用的汉语教材以《长城汉语》《快乐汉语》为主,科伦坡大学孔子学院周末班教材以《HSK系列》《发展汉语》为主,斯里兰卡国家青年团丹布勒酒店管理学院教材以《当代中文》(僧伽罗语版)为主。由此可见,各教学单位和机构在汉语教材的选用上比较分散杂乱,缺乏计划性和统一性。上述教材要么相对艰深,不容易掌握,要么体系大、内容多,学习周期长,大多与斯里兰卡社会生活距离较远,缺乏应用性与现实感。一方面是斯里兰卡学习者日益高涨的热情和需求,另一方面是简便快捷、实用性强的本土教材严重缺位,现用教材难切其用,建议在斯孔子学院及语言机构与斯里兰卡本土教师一道,尽早研发编写适用教材,以满足社会的强烈需求。

使用教材的教师是谁呢?在521位调查者中,70.44%的学习者是跟中国老师学习汉语,19.58%学习者是由中斯教师共同教学,不到10%的学习者由斯里兰卡本土教师进行教学。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对斯里兰卡汉语教学的支持力度很大,通过中国孔子学院总部派遣的教师近百人次。凯拉尼亚大学、萨巴拉卡姆瓦大学,东南大学、卢胡纳大学、科伦坡大学、佩拉德尼亚大学、佛教与巴利语大学,CRI孔子课堂、班达拉奈克国际研究中心、丹布勒酒店管理学院和科伦坡女子学校 Visakha Vidyalaya College、Viharamahadevi Vidyalaya College、Devibalika Vidyalaya College,男子学校 Ananda College、Royal College,男女混合学校 Lumbini College 等一些重点中学及语言机构的汉语教学都由中国教师完成或参与完成。但近10%的数据也说明斯里兰卡的本土教师队伍正在逐渐成型,不少本土教师的汉语教学能力和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如凯拉尼亚大学、萨巴拉卡姆瓦大学已经拥有由硕士、博士为主体相对完整的小型本土汉语教学团队,中部省康提 Srichandranandabuddhist(男校)的汉语教学也是由本土教师 Ven. Hewaheta Sumantha Silmathawa 独立完成,斯里兰卡本土汉语师资未来可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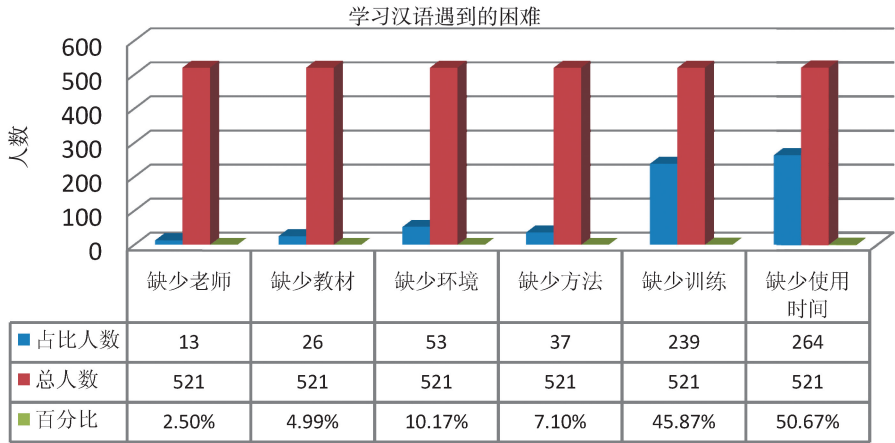
斯里兰卡学生在汉语学习上所遇到的问题,首先反映在学习内容和对象上。数据显示,54.32%的学习者认为声调最难掌握,20.15%认为词汇更难,26.49%的学习者最怵语法,44.53%的学习者最怕汉字。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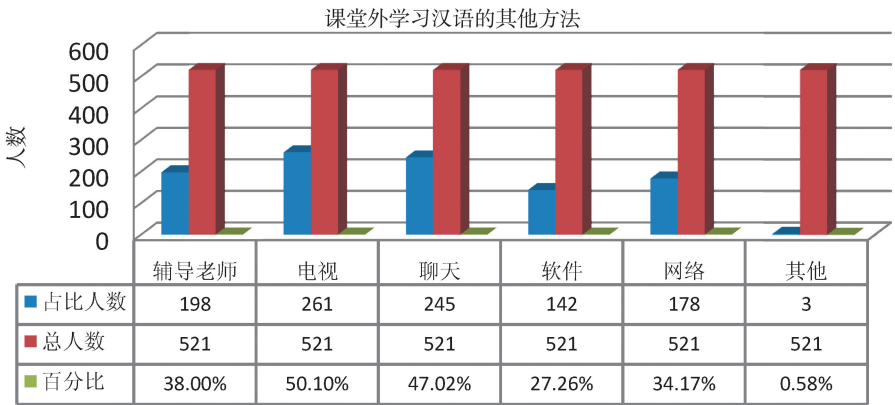
这组数据大致反映出汉语学习者的认知特点。前文已经介绍,被调查的 80% 为初学者,这一阶段,语音学习是重点,词汇、语法属于初步展开阶段,难度不大,对属于印欧语系的僧伽罗语学习者来说,汉语的声调无疑是学习者较难掌握的内容;同时,方块儿的汉字对习惯了英文字母和僧伽罗语字母的斯里兰卡学生来说,相对陌生,学习难度也很大。62.96% 的学习者认为学习汉语是一种挑战,28.79% 的学习者认为能够说汉语可以提升自信。但斯里兰卡人大多信奉小乘佛教,民族性格内敛含蓄,70.44% 的学习者在学习中还是比较胆小、怕出错,不愿开口,这种心理上的虚怯需要教学者与学习者共同努力,通过多种方法加以克服。

造成学习困境的客观因素也有很多。

首先是练习汉语的时间不能保证。据统计,除汉语专业学生外,51.06% 的学习者每周练习汉语的时间在 2 小时以下,每周练习汉语时间在 2~4 小时有 29.37%,而每周能够有 4 小时以上练习时间的人数只有 14.59%。实际调查中,各大语言机构的学习者尽管是自己付费学习汉语,不可谓不积极主动,却往往因工作或其他原因缺课,一个学习周期中的全勤者只是少数。其次,运用汉语的机会少。语言作为交流工具,使用越多越有助于水平的提高。但调查显示,只有 1/5 的学习者可以在生活中经常用到汉语,另外 56.43% 的人偶尔用到汉语,还有 10.17% 的人基本不用汉语,这就造成了学生只在课堂上学习汉语,其余时间很少甚至根本不接触汉语,使学习效果大打折扣。这与我们调查问卷中的多选题“学汉语时遇到的困难”的调查结果一致。见下图。



为了弥补以上不足,学习者们希望通过找辅导老师,借助电视、互联网、手机、电脑聊天软件等辅助手段帮助他们的汉语学习。实际情况见下图。



这些手段都是围绕改善语言环境,提高汉语使用率而采用的。虽然斯里兰卡智能手机人均拥有率不高,但电脑、网络相对普及,特别是在较发达的西部省、西南省、中部省和各所高校,Facebook 的使用较 Wechat 更为广泛,学习者可以通过一些程序软件或聊天工具提高汉语使用率。但斯里兰卡本土汉语学习的专用软件尚未开发,中国网络汉语教学在该国的宣传度和使用率比较低。教学硬件较好的凯拉尼

亚大学孔子学院、CRI 孔子课堂、班达拉奈克国际研究中心(BCIS)目前都还没有开展远程汉语教学。电视在斯里兰卡城市较为普及,但介绍中国的电视节目一般是以英语、僧伽罗语形式呈现,电视台播放的外国影视又以欧美剧、印度剧和韩剧居多,学习者很难看到中国电影、电视剧。因此我们在推广汉语的同时,文化宣传和文化产品也要走出国门,才能使学习者更好更全面地了解汉语、了解中国。

汉语水平考试(简称 HSK)和汉语口语考试(简称 HSKK)是中国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制定的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重点考查汉语非第一语言的考生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斯里兰卡共有凯拉尼亚大学孔子学院和 CRI 孔子课堂两个汉语考点,截止到目前,凯拉尼亚大学孔子学院考点已有 3000 余人次通过 HSK、HSKK 考试获得各级证书,CRI 孔子课堂考点有 1200 多人次通过考试获得证书。近年来,中国政府、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将汉语水平考试与各类奖学金申请结合在一起,使得斯里兰卡参加考试的人数有所增加,但距离我们的期望还有差距。调查发现,斯里兰卡学习者中只有平均 14.4% 的人参加过汉语水平考试(HSK)或汉语口语考试(HSKK),通过考试的级别也相对较低。这与调查对象多为初学者,学习时间不长有关。但即便是凯拉尼亚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HSK 一级至三级的考试通过率也只有 36.36%,五级考试通过率仅为 3.03%。这说明汉语水平考试与学习者奖学金申请、就业的关系还应进一步密切关联,斯里兰卡汉语水平考试还有很大的普及和发展空间。

根据以上调查,也结合在斯里兰卡的实际观察和体验,笔者认为,斯里兰卡的“汉语热”是自然、正常地发生的。该国人民对汉语的学习热情既出于两国文化交往的悠久传统与现实发展,更形成于中国改革开放巨大成就所产生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大背景下。然而,汉语教学在斯里兰卡还处于起步阶段,由于汉语学习者自身的原因,更由于斯里兰卡国内各种汉语教、学资源缺乏等其他原因,汉语国际教育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有很长的路要走,也还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需要发掘与开拓。

[参 考 文 献]

- [1]杨刚. 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汉语教学现状[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2(3).
- [2]柯玛丽. 斯里兰卡高校汉语研究[J]. 高教学刊,2015(3).
- [3]斯里丹玛. 跨文化背景下的斯里兰卡汉语教学现状分析[D]. 中央民族大学,2013.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Loc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nd Learners in Sri Lanka

Huang Jie

(College of Literatur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Sri Lanka is an important country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oute. In recent years, the social demand for learning Chinese has been increasing in Sri Lanka, but the specific situation still lacks effective and credible in-depth investigation. By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serving as the Chinese teacher in Sri Lanka, the author makes a practical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situation of local teachers and learners at all levels and categorie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Sri Lanka for the reference of academic circles and related parties.

Keywords: Sri Lanka; loc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investigation report

[责任编辑:陈忻]